

古今小說

古今小說

下

冯梦龙编
许政扬校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二十一卷

臨安里錢婆留發跡

「貴逼身來不自由，幾年辛苦踏山丘。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。萊子〔一〕衣裳宮錦窄，謝公〔二〕篇詠綺霞羞。他年名上凌雲閣〔三〕，豈羨當時萬戶侯？」

這八句詩，乃是晚唐時貫休所作。那貫休是個有名的詩僧，因避黃巢之亂，來於越地，將此詩獻與錢王〔四〕求見。錢王一見此詩，大加歎賞，但嫌其「一劍霜寒十四州」之句，殊無恢廓之意，遣人對他說，教和尚改『十四州』爲『四十州』，方許相見。貫休應聲，吟詩四句。詩曰：

「不羨榮華不懼威，添州改字總難依。閒雲野鶴無常住，何處江天不可飛。」

吟罷，飄然而入蜀。錢王懊悔，追之不及。真高僧也。後人有詩譏誚錢王，云：

文人自古傲王侯，滄海何曾擇細流？一個詩僧容不得，如何安□望添州？

此詩是說錢王度量窄狹，所以不能恢廓霸圖，止於一十四州之主。雖如此說，像錢王生於亂世，獨霸一方，做了一十四州之王，稱孤道寡，非通小可。你道錢王是誰？他怎生樣出身？有詩爲證：

項氏宗衰劉氏窮，一朝龍戰定關中。紛紛肉眼看成敗，誰向塵埃識駿雄？

話說錢王，名鏐，表字具美，小名婆留，乃杭州府臨安縣人氏。其母懷孕之時，家中時常火發，及至救之，又復不見，舉家怪異。忽一日，黃昏時候，錢公自外而來，遙見一條大蜥蜴，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，頭垂及地，約長丈餘，兩目熠熠有光。錢公大驚，正欲聲張，忽然不見。只見前後火光亘天，錢公以爲失火，急呼隣里求救。衆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，聽說錢家火起，都爬起來，收拾撓鉤〔五〕水桶來救火時，那里有什麼火！但聞房中呱呱之聲，錢媽媽已產下一個孩兒。錢公因自己錯呼救火，蒿惱了隣里，十分慚愧，正不過意，又見了這條大蜥蜴，都是怪事，想所產孩兒，必然是妖物，留之無益，不如溺死，以絕後患。也是這小孩兒命不該絕，東隣有個王婆，平生念佛好善，與錢媽媽往來最厚。這一晚，因錢公呼喚救火，也跑來看。聞說錢媽媽生產，進房幫助，見養下孩兒，歡天喜地，抱去盆中洗浴。被錢公劈手奪過孩兒，按在浴盆裏面，要將溺死。慌得王婆叫起屈來，倒身護住，定不容他下手，連聲道：『罪過，罪過！這孩子一難一度，投得個男身，作何罪業，要將他溺死！自古道：「虎狼也有父子之情。」你老人家是何意故〔六〕？』錢媽媽也在牀褥上嚷將起來。錢公道：『這孩子臨產時，家中有許多怪異，只恐不是好物，留之爲害。』王婆道：『一點點血塊，那裏便定得好歹。況且貴人生產，多有奇異之兆，反爲祥瑞，也未可知。你老人家若不肯留這孩子時，待老身領去，過繼與沒孩兒的人家養育，也是一條性命，與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業。』錢公被王婆苦勸不過，只得留了，取個小名，就喚做婆留。有詩爲證：

五月佳兒說孟嘗〔七〕，
又因光怪誤錢王。
試看關文并后稷，
君相從來豈歿亡？

古時姜嫄感巨人跡而生子，懼而棄之於野，百鳥皆舒翼覆之，三日不死。重復收養，因名曰棄。比及長大，天生聖德，能播種五穀。帝堯任爲后稷之官，使主稼穡，是爲周朝始祖。到武王之世，開了周家八百年基業。又春秋時楚國大夫鬬伯比與邲子之女偷情，生下一兒。其母邲夫人以爲不雅，私棄於夢澤之中。邲子出獵，到於夢澤，見一虎跪下，將乳喂一小兒，心中怪異。那虎乳罷孩兒，自去了。邲子教人抱此兒回來，對夫人誇獎此兒，必是異人。夫人認得己女所生，遂將實情說出。邲子就將女配與鬬伯比爲妻，教他撫養此兒。楚國土語喚『乳』做『穀』，喚『虎』做『於菟』，因有虎乳之異，取名曰穀於菟。後來長大爲楚國令尹，則今傳說的楚令尹子文就是。所以說：『貴人無死法。』又說：『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祿。』今日說錢公滿意要溺死孩兒，又被王婆留住，豈非天命？

話休絮煩。再說錢婆婆留長成五六歲，便頭角漸異，相貌雄偉，膂力非常，與里中衆小兒遊戲廝打，隨你十多歲的孩兒，也弄他不過，只索讓他爲尊。這臨安里中有座山，名石鏡山。山有圓石，其光如鏡，照見人形。錢婆婆每日同衆小兒在山邊遊戲，石鏡中照見錢婆婆頭帶冕旒，身穿蟒衣玉帶。衆小兒都吃一驚，齊說神道出現。偏是婆留全不駭懼，對小兒說道：『這鏡中神道就是我，你們見我都該下拜。』衆小兒羅拜於前，婆留安然受之，以此爲常。一日回去，向父親錢公說知其事。錢公不信，同他到石鏡邊照驗，果然如此。錢公吃了一驚，對鏡暗暗禱告道：『我兒婆留果有富貴之日，昌大錢宗，願神靈隱蔽鏡中之形，莫被人見，恐惹大禍。』禱告方畢，教婆留再照時，只見小孩兒的模樣，並無王者衣冠。錢公故意罵道：『孩子家眼花說謊，下次不可如此！』

次日婆留再到石鏡邊遊戲，衆小兒不見了神道，不肯下拜了。婆留心生一計。那石鏡傍邊，有一株大樹，其大百圍，枝葉扶疎，可蔭數畝；樹下有巨石一塊，有七八尺之高。婆留道：『這大樹權做個寶殿，這大石權做個龍案，那個先爬上龍案坐下的，便是登寶殿了，衆人都要拜賀他。』衆小兒齊聲道好，一齊來爬時，那石高又高，峭又峭，滑又滑，怎生爬得上？天生婆留身材矯健，又且有智，他想着大樹本子上，有幾個鞞〔八〕，好借脚力，相在肚裏了，跳上樹根，一步步攀緣而上。約莫離地丈許，看得這塊大石親切，放手望下只一跳，端端正正坐於石上。衆小兒發一聲喊，都拜倒在地。婆留道：『今日你們服也不服？』衆小兒都應道：『服了。』婆留道：『既然服我，便要聽我號令。』當下折些樹枝，假做旗旛，雙雙成對，擺個隊伍，不許混亂。自此爲始，每早排衙〔九〕行禮。或剪紙爲青紅旗，分作兩軍交戰。婆留坐石上指揮，一進一退，都有法度；如違了他便打，衆小兒打他不過，只得依他，無不懼怕。正是：

天挺英豪志量開， 休教輕覷小兒孩。
未施濟世安民手， 先見驚天動地才。

再說婆留到十七八歲時，頂冠束髮，長成一表人材；生得身長力大，腰闊膀開，十八般武藝，不學自高。雖曾進學堂讀書，粗曉文義，便拋開了，不肯專心，又不肯做農商經紀。在里中不幹好事，慣一偷鷄打狗，吃酒賭錢。家中也有些小家私，都被他賭博，消費得七八了。爹娘若說他不是，他就瞥着氣，三兩日出去不歸。因是管轄他不下，只得由他。此時里中都喚他做『錢大郎』，不敢叫他小名了。一日，婆留因沒錢使用，忽然想起：『願三郎一夥，嘗來打合〔一〇〕我去販賣私鹽；我今日身閒無

事，何不去尋他？」行到釋迦院前，打從戚漢老門首經過。那戚漢老是錢塘縣第一個開賭場的。家中養下幾個娼妓，招引賭客。婆留閒時，也常在他家賭錢住宿。這一日，忽見戚漢老左手上橫着一把行秤，右手提了一隻大公雞、一個豬頭回來，看了婆留便道：「大郎，連日少會。」婆留問道：「有甚好賭客在家？」漢老道：「不瞞大郎說：本縣錄事二二老爺有兩位郎君，好的是賭博，也肯使花酒錢，有多嘴的對他說了，引到我家坐地，要尋人賭雙陸三三。人聽說是見在官府的兒，沒人敢來上樁三三。大郎有采四四時，進去賭對二二一局。他們都是見采二二，分文不欠的。」婆留口中不語，心下思量道：「兩日正沒生意，且去淘摸二二幾貫錢鈔使用。」便向戚漢老道：「別人弱他官府，我却不服他。便對一局，打甚麼？只怕采頭短少，須吃他財主笑話。少停賭對時，我只說有在你處，你與我招架一聲，得采時平方便了。若還輸去，我自賠你。」漢老素知婆留平日賭性最直，便應道：「使得。」當下漢老同婆留進門，與二鍾相見。這二鍾一個叫做鍾明，一個叫做鍾亮，他父親是鍾起，見爲本縣錄事之職。漢老開口道：「此間錢大郎，年紀雖少，最好拳棒，兼善博戲。聞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裏，特來進見。」原來二鍾也喜拳棒，正投其機；又見婆留一表人材，不勝歡喜。當下敘禮畢，閒講了幾路拳法。鍾明就討雙陸盤擺下，身邊取出十兩重一錠大銀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今日與錢兄初次相識，且只賭這錠銀子。」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，說道：「在下偶然出來拜一個朋友，遇戚老說公子在此，特來相會，不曾帶得什麼采來。」回頭看着漢老道：「左右有在你處，你替我答應則個。」漢老一時應承了，只得也取出十兩銀子，做一堆兒放着。便道：「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，只有這十兩銀子，做兩局賭

麼。』自古道：『稍（二）粗膽壯。』婆留自己沒一分錢鈔，却教漢老應出銀子，膽已自不壯了，着了急，一連兩局都輸。鍾明收起銀子，便道：『得罪，得罪。』教小厮另取一兩銀子，送與漢老，作爲頭錢（三）。漢老雖然還有銀子在家，只怕錢大郎又輸去了，只得認着晦氣，收了一兩銀子，將雙陸盤撥過一邊，擺出酒肴留款。婆留那裏有心飲酒，便道：『公子寬坐，容在下回家去，再取稍來決賭何如？』鍾明道：『最好。』鍾亮道：『既錢兄有興，明日早些到此，竟日取樂；今日知己相逢，且共飲酒。』婆留只得坐了，兩個妓女唱曲侑酒。正是：

賭場逢妓女，銀子當磚塊。
牡丹花下死，還却風流債。

當日正在歡飲之際，忽聞叩門聲。開看時，却是錄事衙中當直的，說道：『老爺請公子議事。教小的們那處不尋到，却在這裡！』鍾明、鍾亮便起身道：『老父呼喚，不得不去。錢兄，明日須早來頑耍。』囑罷，向漢老說聲相擾，同當直的一齊去了。婆留也要出門，被漢老雙手拉住道：『我應的十兩銀子，幾時還我？』婆留一手劈開便走，口裏答道：『來日送還。』出得門來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『今日手裏無錢，却賭得不爽利。還去尋顧三郎，借幾貫鈔，明日來翻本。』帶着三分酒興，逕往南門街上而來。

向一個僻靜巷口撒溺，背後一人將他腦後一拍，叫道：『大郎，甚風吹到此？』婆留回頭看時，正是販賣私鹽的頭兒顧三郎。婆留道：『三郎，今日相訪，有句話說。』顧三郎道：『甚話？』婆留道：『不瞞你說，兩日賭得沒興，與你告借百十貫錢去翻本。』顧三郎道：『百十貫錢却易，只今夜

隨我去便有。』婆留道：『那裏去？』顧三郎道：『莫問莫問，同到城外便知。』

兩個步出城門，恰好日落西山，天色漸暝。約行二里之程，到個水港口，黑影裏見纜個小船，離岸數尺，船上蘆蓆滿滿住，密不通風，並無一人。顧三郎捻起泥塊，向蘆蓆上一撒，撒得聲響。忽然蘆蓆開處，船艙裏鑽出兩個人來，咳嗽一聲。顧三郎也咳嗽相應。那邊兩個人，即便撐船攆來，顧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艙。船艙還藏得有四個人，這里兩個人下艙，便問道：『三郎，你與誰人同來？』顧三郎道：『請得主將在此。休得多言，快些開船去。』說罷，衆人拿櫓動篙，把這船兒弄得梭子般去了。婆留道：『你們今夜又走什麼道路？』顧三郎道：『不瞞你說，兩日不曾做得生意，手頭艱難。聞知有個王節使的家小船，今夜泊在天目山下，明早要進香。此人巨富，船中必然廣有金帛，弟兄們欲待借他些使用。只是他手下有兩個蒼頭，叫做張龍、趙虎，大有本事，沒人對付得他。正思想大郎了得，天幸適纔相遇，此乃天使其便，大膽相邀至此。』婆留道：『做官的貪贓枉法得來的錢鈔，此乃不義之財，取之無礙。』

正說話間，聽得船頭前盪漿響，又有一個小撐船來到。船上共有五條好漢在上，兩船上一般咳嗽相應。婆留已知是同夥，更不問他。只見兩船幫近，顧三郎悄悄問道：『那話兒歇在那里？』撐船上人應道：『只在前面一里之地，我們已是着眼了。』當下衆人將船搖入蘆葦中歇下，敲石取火。衆好漢都來與婆留相見。船中已備得有酒肉，各人大碗酒大塊肉吃了一頓。分撥了器械，兩隻船，十三籌好漢，一齊上前進發。

遙見大船上燈光未滅。衆人搖船攆去，發聲喊，都跳上船頭。婆留手執鐵稜棒打頭，正遇着張龍，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。趙虎望後艙便跑。滿船人都唬得魂飛魄散，那個再敢挺敵。一個個跪倒船艙，連聲饒命。婆留道：『衆兄弟聽我分付：只許收拾金帛，休殺害他性命。』衆人依言，將舟中輜重恣意搬取。唵哨一聲，衆人仍分作兩隊，下了小船，飛也是搖去了。

原來王節使另是一個座船^(三)，他家小先到一日。次日，王節使方到，已知家小船被盜。細開失單，往杭州府告狀。杭州刺史董昌准了，行文各縣，訪拿真贓真盜。文書行到臨安縣來，知縣差縣尉^(三)協同緝捕使臣^(三)，限時限日的擒拿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顧三郎一夥，重泊船於蘆葦叢^(三)中，將所得利物，衆人十三分均分。因婆留出力，議定多分一分與他。婆留共得了三大錠元寶，百來兩碎銀，及金銀酒器首飾又十餘件。此時天色漸明，城門已開。婆留懷了許多東西，跳上船頭，對顧三郎道：『多謝作成，下次再當效力。』說罷，進城逕到戚漢老家。漢老兀自牀上翻身，被婆留叫喚起來，雙手將兩眼揩抹，問道：『大郎何事來得恁早？』婆留道：『鍾家兄弟如何還不來？我尋他翻本則個。』便將元寶碎銀及酒器首飾，一頓^(三)交付與戚漢老，說道：『恐怕又煩累你應采^(三)，這些東西都留你處，慢慢的支銷。昨日借你的十兩頭，你就在裏頭除了罷。今日二鍾來，你替我將幾兩碎銀做個東道，就算我請他一席。』戚漢老見了許多財物，心中歡喜，連聲應道：『這小事，但憑大郎分付。』婆留道：『今日起早些，既二鍾未來，我要尋個靜辦^(三)處打個盹。』戚漢老引他到一個小小閣兒中白木牀上，叫道：『大郎任意安樂，小人去梳洗則個。』

却說鍾明、鍾亮在衙中早飯過了，袖了幾錠銀子，再到戚漢老家來。漢老正在門首買東買西，見了二鍾，便道：「錢大郎今日做東道相請，在此專候久了，在小閣中打盹。二位先請進去，小人就來陪奉。」鍾明、鍾亮兩個私下稱讚道：「難得這般有信義之人。」走進堂中，只聽得打齣之聲，如霹靂一般的響。二鍾吃一驚，尋到小閣中，猛見個丈餘長一條大蜥蜴，據於牀上，頭生兩角，五色雲霧罩定。鍾明、鍾亮一齊叫道：「作怪！」只這聲「作怪」，便把雲霧冲散，不見了蜥蜴。定睛看時，乃是錢大郎直挺挺的睡着。弟兄兩個心下想道：「常聞說異人多有變相，明明是個蜥蜴，如何却是錢大郎？此人後來必然有些好處，我們趁此未遇之先，與他結交，有何不美？」兩下商量定，等待婆留醒來，二人更不言其故，只說：「我弟兄相慕信義，情願結桃園之義，不知大郎允否？」婆留也愛二鍾爲人爽快，當下就在小閣內，八拜定交。因婆留年最小，做了三弟。這日也不賭錢，大家暢飲而別。臨別時，鍾明把昨日賭贏的十兩銀子，送還婆留。婆留那里肯收，便道：「戚漢老處小弟自己還過了，這銀，大哥權且留下，且待小弟手中乏時，相借未遲。」鍾明只得收去了。

自此日爲始，三個人時常相聚。因是吃酒打人，飲博場中出了個大名，號爲「錢塘三虎」。這句話，吹在鍾起耳朵裏來，好生不樂。將兩個兒子禁約（三）在衙中，不許他出外遊蕩。婆留連日不見二鍾，在錄事衙前探聽，已知了這個消息。害了一怕，好幾日不敢去尋二鍾相會。正是：

取友必須端，休將戲謔看。
家嚴兒學好，子孝父心寬。

再說錢婆留與二鍾疎了，少不得又與顧三郎這夥親密，時常同去販鹽爲盜，此等不法之事，也不

知做下幾十遭。原來走私商道路〔三三〕的，第一次膽小，第二次膽大，第三第四次渾身都是膽了。他不犯本錢，大錠銀大貫鈔的使用，僥倖其事不發，落得快活受用，且到事發再處，他也拚得做得。自古道：『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爲。』只因顧三郎夥內陳小乙，將一對赤金蓮花杯，在銀匠家倒喚〔三四〕銀子，被銀匠認出是李十九員外庫中之物，對做公的說了。做公的報知縣尉，訪着了這一夥姓名，尙未挨拿〔三五〕。

忽一日，縣尉請鍾錄事父子在衙中飲酒。因鍾明寫得一手好字，縣尉邀至書房，求他寫一幅單條。鍾明寫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，縣尉展看稱美。鍾明偶然一眼覷見大端石硯下，露出些紙腳，推開看時，寫得有多人姓名。鍾明有心，捉個冷眼〔三六〕，取來藏於袖中。背地偷看，却是所訪鹽盜的單兒，內中有錢婆留名字。鍾明吃了一驚，上席後不多幾杯酒，便推腹痛先回。縣尉只道真病，由他去了，誰知却是鍾明的詭計。

當下鍾明也不回去，急急跑到戚漢老家，教他轉尋婆留說話，恰好婆留正在他場中鋪牌賭色〔三七〕。鍾明見了也無暇作揖，一隻臂膊牽出門外，到個僻靜處，說道如此如此，『幸我看見，偷得訪單〔三八〕在此。兄弟快些藏躲，恐怕不久要來緝捕，我須救你不得。一面我自着人替你在縣尉處上下使錢，若三個月內不發作時，方可出頭。兄弟千萬珍重。』婆留道：『單上許多人，都是我心腹至友，哥哥若營爲〔三九〕時，須一例與他解寬。若放一人到官，衆人都是不乾淨的。』鍾明道：『我自有道理。』說罷，鍾明自去了。這一個信息急得婆留脚也不停，逕跑到南門尋見顧三郎，說知其事，也教他一夥作速移

開，休得招風攬火。顧三郎道：『我們只下了鹽船，各鎮市四散撐開，沒人知覺。只你守着爹娘，沒處去得，怎麼好？』婆留道：『我自不妨事，珍重珍重。』說罷別去。從此婆留裝病在家，准准住了三個月。早晚只演習鎗棒，並不敢出門。連自己爹娘也道是個異事，却不知其中緣故。有詩爲證：

鍾明欲救婆留難，又見婆留轉報人。同樂同憂真義氣，英雄必不負交親。

却說縣尉次日正要勾攝公事〔四〇〕，尋硯底下這幅訪單，已不見了，一時亂將起來。將書房中小厮吊打，再不肯招承。一連亂了三日，沒些影響，縣尉沒做道理處〔四一〕。此時鍾明、鍾亮拚却私財，上下使用，緝捕使臣都得了賄賂；又將白銀二百兩，央使臣轉送縣尉，教他閣起這宗公事。幸得縣尉性貪，又聽得使臣說道，錄事衙裏替他打點，只疑道那邊先到了錄事之手，我也落得放鬆，做個人情。收受了銀子，假意立限與使臣緝訪。過了一月兩月，把這事都放慢了。正是『官無三日緊』，又道是『有錢使得鬼推磨』，不在話下。

話分兩頭。再表江西洪州有個術士：

此人善識天文，精通相術。白虹貫日〔四二〕，便知易水奸謀；寶氣騰空，預辨豐城神物。決班超封侯之貴，刻鄧通餓死之期。殃祥有准〔四三〕，半神仙，占候無差高術士。

這術士喚做廖生，預知唐季將亂，隱於松門山中。忽一日夜坐，望見斗牛之墟，隱隱有龍文五采，知是王氣。算來該是錢塘分野〔四四〕。特地收拾行囊來遊錢塘。再占雲氣，却又在臨安地面，乃裝做相士，隱於臨安市上。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，都是等閒之輩，並無異人在內。忽然想起：『錄事鍾起，

是我故友，何不去見他？」卽忙到錄事衙中通名。鍾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，倒屣而迎。相見禮畢，各敘寒溫。鍾起叩其來意，廖生屏去從人，私向鍾起耳邊說道：「不肖夜來望氣，知有異人在於貴縣。求之市中數日，杳不可得。看足下尊相，雖然貴顯，未足以當此也。」鍾起乃召明、亮二子，求他一看。廖生道：「骨法皆貴，然不過人臣之位。所謂異人，上應着斗牛間王氣，惟天子足以當之，最下亦得五霸諸侯，方應其兆耳。」鍾起乃留廖生在衙中過宿。

次日，鍾起只說縣中有疑難事，欲共商議，備下酒席在英山寺中，悉召本縣有名目的豪傑來會，令廖生背地裏一個個看過。其中貴賤不一，皆不足以當大貴之兆。當日席散，鍾起再邀廖生到衙，欲待來日，更搜尋鄉村豪傑，教他飽看。此時天色將晚，二人並馬而回。

却說錢婆留在家，已守過三個月無事，歡喜無限。想起二鍾救命之恩，大着膽，來到縣前，聞得鍾起在英山寺宴會，悄悄地到他衙中，要尋二鍾兄弟拜謝。鍾明、鍾亮知是婆留相訪，乘着父親不在，慌忙出來，相迎聚話。忽聽得馬鈴聲響，鍾起回來了。婆留望見了鍾起，唬得心頭亂跳，低着頭，望外只顧跑。鍾起問是甚人，喝教拿下。廖生急忙向鍾起說道：「奇哉，怪哉！所言異人，乃應在此人身上，不可慢之。」鍾起素信廖生之術，便改口教人好好請來相見。婆留只得轉來，鍾起問其姓名，婆留好像泥塑木雕的，那裏敢說。鍾起焦燥，乃喚兩個兒子問：「此人何姓何名？住居何處？緣何你與他相識？」鍾明料瞞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此人姓錢，小名婆留，乃臨安里人。」鍾起大笑一聲，扯着廖生背地說道：「先生錯矣！此乃里中無賴子，目下幸逃法網，安望富貴乎？」廖生道：「我已決定不差，

足下父子之貴，皆因此人而得。」乃向婆留說道：「你骨法非常，必當大貴，光前耀後，願好生自愛。」又向鍾起說道：「我所以訪求異人者，非貪圖日後挈帶富貴，正欲驗我術法之神耳。從此更十年，吾言必驗，足下識之。只今日相別，後會未可知也。」說罷，飄然而去。鍾起纔信道婆留是個異人。鍾明、鍾亮又將戚漢老家所見蜥蜴生角之事，對父親述之，愈加駭然。當晚鍾起便教兒子留款婆留，勸他：「勤學鎗棒，不可務外爲非，致損聲名。家中乏錢使用，我當相助。」自此鍾明、鍾亮仍舊與婆留往來不絕，比前更加親密。有詩爲證：

堪嗟豪傑混風塵，誰向貧窮識異人？
只爲廖生能具眼，頓令錄事款嘉賓。

話說唐僖宗乾符二年，黃巢兵起，攻掠浙東地方。杭州刺史董昌，出下募兵榜文。鍾起聞知此信，對兒子說道：「卽今黃寇猖獗，兵鋒至近，刺史募鄉勇殺賊，此乃壯士立功之秋，何不勸錢婆留一去？」鍾明、鍾亮道：「兒輩皆願同他立功。」鍾起歡喜，當下請到婆留，將此情對他說了。婆留磨拳撐掌〔略〕，踴躍願行。一應衣甲器仗，都是鍾起支持；又將銀二十兩，助婆留爲安家之費，改名錢鏐，表字具美，取「留」「鏐」二音相同故也。三人辭家上路，直到杭州，見了刺史董昌。董昌見他器岸魁梧，試其武藝，果然熟閑，不勝之喜，皆署爲裨將，軍前聽用。

不一日，探子報道：「黃巢兵數萬將犯臨安，望相公策應。」董昌就假錢鏐以兵馬使之職，使領兵往救。問道：「此行用兵幾何？」錢鏐答道：「將在謀不在勇，兵貴精不貴多。願得二鍾爲助，兵三百人足矣。」董昌卽命錢鏐於本州軍伍，自行挑選三百人，同鍾明、鍾亮率領，望臨安進發。

到石鑑鎮，探聽賊兵離鎮止十五里。錢鏐與二鍾商議道：『我兵少，賊兵多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，宜出奇兵應之。』乃選弓弩手二十名，自家率領，多帶良箭，伏山谷險要之處；先差砲手二人，伏於賊兵來路。一等賊兵過險，放砲爲號，二十張強弓，一齊射之。鍾明、鍾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，準備策應。餘兵散布山谷，揚旗吶喊，以助兵勢。

分撥已定，黃巢兵早到。原來石鑑鎮山路險隘，止容一人一騎。賊先鋒前隊兵度險，皆單騎魚貫而過。忽聽得一聲砲響，二十張勁弩齊發。賊人大驚，正不知多少人馬。賊先鋒身穿紅錦袍，手執方天畫戟，領插令字旗，跨一匹瓜黃戰馬，正揚威耀武而來，却被弩箭中了頸項，倒身顛下馬來，賊兵大亂。鍾明、鍾亮引着二百人，呼風喝勢，兩頭殺出。賊兵着忙，又聽得四圍吶喊不絕，正不知多少軍馬，自相蹂踏。斬首五百餘級，餘賊潰散。

錢鏐全勝了一陣，想道：『此乃僥倖之計，可一用不可再也。若賊兵大至，三百人皆爲盡粉矣。』此去三十里外，有一村，名八百里。引兵屯於彼處，乃對道傍一老嫗說道：『若有人問你臨安兵的消息，但言屯八百里就是。』

却說黃巢聽得前隊在石鑑鎮失利，統領大軍，彌山蔽野而來。到得鎮上，不見一個官軍，遣人四下搜尋居民問信。少停，拿得老嫗到來，問道：『臨安軍在那裏？』老嫗答道：『屯八百里。』再三問時，只是說『屯八百里』。黃巢不知『八百里』是地名，只道官軍四集，屯了八百里路之遠，乃歎道：『嚮者二十弓弩手，尙然敵他不過，況八百里屯兵乎？杭州不可得也。』於是賊兵不敢停石鑑鎮上，

逕望越州一路而去，臨安賴以保全。有詩爲證：

能將少卒勝多人，良將機謀妙若神。三百兵屯八百里，賊軍駭散息烽塵。

再說越州觀察使劉漢宏，聽得黃巢兵到，一時不會做得準備，乃遣人打話〔吳〕，情愿多將金帛犒軍，求免攻掠。黃巢受其金帛，亦逕過越州而去。原來劉漢宏先爲杭州刺史，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將，充募兵使。因平了叛賊王郢之亂，董昌有功，就升做杭州刺史，劉漢宏却升做越州觀察使。漢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，屢屢欺侮。董昌不能堪，漸生嫌隙。今日巢賊經過越州，雖然不會殺掠，却費了許多金帛；訪知杭州到被董昌得勝報功，心中愈加不平。有門下賓客沈苛獻計道：『臨安退賊之功，皆賴兵馬使錢鏐用謀取勝。聞得錢鏐智勇足備，明公若馳咫尺之書，厚具禮幣，只說越州賊寇未平，向董昌借錢鏐來此征勦。哄得錢鏐到此，或優待以結其心，或尋事以斬其首。董昌割去右臂，無能爲矣。方今朝政顛倒，宦官弄權，官家威令不行，天下英雄皆有割據一方之意。若吞併董昌，奄有杭越，此霸王之業也。』劉漢宏爲人志廣才疎，這一席話，正投其機，以手撫沈苛之背，連聲讚道：『吾心腹人所見極明，妙哉，妙哉！』卽忙修書一封：

『漢宏再拜，奉書於故人董公麾下：頃者巢賊猖獗，越州兵微將寡，難以備禦。聞麾下有兵馬使錢鏐，謀能料敵，勇稱冠軍。今貴州已平，乞念唇齒之義，遣鏐前來，協力拒賊。事定之後，功歸麾下。聊具金甲一副，名馬二匹，權表微忱，伏乞笑納。』

原來董昌也有心疑忌劉漢宏，先期差人打聽越州事情，已知黃巢兵退，如今書上反說巢寇猖獗，